



戰國策第七

魏

桓子

意緊奏語簡而味腴

驕元作僑

輔一作歸

姑字平而得情視故固字為勝反音慮轉更醒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

資元作質
為智氏資言最
婉切智伯卒以
驕盈資三家而
滅其族
狼元作梁

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
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
智氏遂亡

釋猶舍也言何舍此而不為也與天下圖與天下共圖也

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
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
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講

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
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
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罷一作拔

後語作堵師

一本子往子往
矣
光武之命其臣
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則異乎
文侯之言矣
一本有之夫夫
屬下句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
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

無元作曠
四語亦工兩
長兩短是節
奏

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辭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也歸有光曰似是而非最難察識非精心廉平者鮮不爲所掩覆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
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
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魏於是乎始強

樂仍音岳一
云音洛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
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
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比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
高也樂官以治官爲樂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
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
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

鍾一作錯
坐元作王

排而平

左有之有補

汶元作文

一本汶山在

其北衡山在

其南

一本無夫字

一本盧作盧

作漳澄

高下添

語却勁快
鋒點得醒
振怒為
神全在此

肆而快第微
嫌不甚鍊

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金，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

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惠王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辭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昧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夔、襄之力也。縣賞

可也一作可
擊
意巧而新
一本臣為有
功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
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
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
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夔襄
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
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
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
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肱見其幽
形見其顯

決

為一作若

公孫一作公
叔

悖者之患一
作惠王之愚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
奈社稷何公叔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
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
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
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者為悖

一本秦下有韓字

秦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

山陽君見楚宣策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言雖不能勝秦必勝韓也計者為梁計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

與魯參殺人同調

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自為知言不信人

嬰史作嬰音相近范一作苑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

熬元作熬

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

平排去四事仍作四意收雅淨有之不甚奇肆

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彷徨一作方惶淮南子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方皇水名

更無觀帖語亦覺板而單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擇言擇善而言。喉苦簞反。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蕪之曰燔。近火曰炙。彷徨。傍佯。仿佯。徙倚也。

章法

六必字妙

質語急下自別是一態勢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

史記作欲毀
計者眾固佳

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

無起字

論

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以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因一作固

兩論俱簡切

甲一作申言
居二國之上
也一作卑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
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
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

游人使人游齊
楚之間定止也

齊元作韓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
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
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

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

與呂論開春
篇語全同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去至於牛目壞城郭

正言

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
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
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和廣韵作麻
玉篇作耕皆
云棺頭也
姚本張於朝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
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
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
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
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

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
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樂漏流也和棺兩頭木
張朝張幕帶如朝廷然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
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
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與乘
與齊乘楚與楚乘齊也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
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

此南有二字
衍

魏

姚本煮棗下有海鹽字無踈曾作無胥數語稍有色

夜一作下

誅音黠恐也音恤誘也元作謀

只是破衡一意

大槩與說韓同蓋韓魏一體也

煮棗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

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隋有態

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少委請以事委衍。有功。魏乃任之也。大事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

兩語工隋

賞字難解吳正亦未暢或王字誤

廣猶心廣體胖之廣樂之也正曰寬廣也寬魏之慶也斥元作尺姚本章下遽

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也。虛頓丘二城屬魏。內沛之內言入其地也。道涂宋衛爲制者言雖得新觀。路從出又限二國。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輕重繫之。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懼也。決無他疑也。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攻魏也。尚言欲之甚。遽傳遽也。楚以傳來許。

地。魏
斥之

以字補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

倍元作悟

以簡質含味

姚本注曾智作之

多其車而欲以掩其疾軫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之跡今之修却而貌為親厚者往之用是術

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軫時蓋在楚湛謂其謀之深也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也

章法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

虛圓

姚本亡作而

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如

破皆可之弊
甚快獨收語
却太與

儀相魏必借
秦之勢而陵
齊楚故二國
惡而伐之

齊策明淨此
稍有曲折然
却是戰國套
語

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
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
其半者也

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
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
居半矣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
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
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
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

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
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
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
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
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
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
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復攻齊楚復攻魏也。秦必救之。而
齊楚罷敝。不足以應秦之敵矣

哀王

章首謂字補

頗有周折

層層結烟
雨滅沒

質

寫得情狀踴躍

無事必來四字因下文衍

士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駭然而倒疑者機警有鋒殆此之謂平常境出奇來

不出國而坐受六國之事策之最安閒者也

意巧故態濃

史記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立。襄王卒。子哀王立。哀王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非先逐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

韋無傲有

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
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
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
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
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
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
魏。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
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叙意明尚久
鍊法

人字補

安一作與屬下
句二一作三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
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
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
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
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
事遂敗

相不信元作
不相信

一本割下有
曰字乃敷衍
說秦之辭
一本重下無
和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
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趙和不成則後必莫能

需元作繻從
下章及史作
需

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
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
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
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
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亦動快

木匠管半料

疊犀首字補
姚本復有此
二字

君一作臣一
作之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
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
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
矣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
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
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
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
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

肆意說却自有勢

一本亡之下有外之字

胡如一作奚如

一本連上合為一章姚本注云曾題劉連符而字

似古隋而不甚工疑有遺誤

一本無而字劉去身利字一本而便於事

六臣將侍需侍臣請云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內謂親之文子田文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

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也無所聞之言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滲樂未詳一云滲漏也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耳舍猶厝也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史舉即甘茂所事者。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解舉。故舉數見之。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

黃元作蕃

戰國策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黃，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

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黃，易矣。

勁肆有鋒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

此下頗慢率
無法

一本衍下有
破字
一本復有從
道絕三字

一本作秦韓
為一國之危
亡可立而須
也

昔人謂眉山
父子文字從
戰國從橫中
來良是

悉字補

乃一作內

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

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

成反姚本反
成取字補

錄金下史有
積毀銷骨一
句
意亦愚也書
容抽江丑用
陟降四反義
並同

一本野作吁
劉作于

長句微有致

此策雖為董
質解紛然為
齊計亦是殺
質是又生一
魏敵
貴一作舍

下三段有
且無肉覺寡
薄之味

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
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
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
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
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
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謂田嬰曰楚攻
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

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
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內之於齊言縱楚
使深入乃擊之也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
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
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
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

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文子田文曰魏文子提魏事也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逸態只在橫倒折上見俊爽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篇法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

章法妙

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

若一作君

緊切無剩語自覺味濃

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

舊本子者下有乘數鈞三字注云解鈞義也作大字誤舊云楚王聞之四字因下衍今按自鈞二子下十二字皆衍細玩此段之齊下只用乘數鈞三字即接施因令人向方有致去前三句此處說來方有味劉劉作側

直而實

以史補王曰
下八字

不以一本作
皆以史同

饑則附人

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固相久相也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見者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人為見者。之嗇夫。以間伺最與強之見王也。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最蓋秦所置以相魏者。先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

簡

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婉也。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之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者。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急兵伐齊也。趣趙促趙應秦也。

高法

為字補

筆勢甚雄勁而奇峭向亦佳錯出二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道破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強人之合者交益疑敗人之與者交愈勁此天下恒情非直為信安解

細解

此言君魏信之不可

趙一作魏作趙是改魏大誤謀者自謂若見棄於秦安一作亡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

一正一反兩
大對甚明兩
必曰字尤顯

易見
吳正是

此言用魏信
之有益

構元作講

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
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
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
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
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
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
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
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
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

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
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
察之。

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也。信安右趙者。
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故云塞趙。魏信即信
安君。我亡我危之我。趙之謀臣自我也。正曰。趙
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
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
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
秦命。是趙益以強也。招言召兵。質猶本
也。為之張本也。言於用兵。為招為質也。

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
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

梧一作梧又
作辭

隋勁

坐乃是跪

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高注。還周旋於利也。糞棄除也。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也。疑不決遣也。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也。不欲正言魏受伐故云害於東周。魏與周鄰言周

則魏可知矣

一本攻魏圍皮氏

也元作矣從牆也矣作向亦自通

秦楚攻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

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謂一作為

大約隋動是戰國本色

疊公字衍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

攻楚楚字當作魏

割元作寄

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

字書無虜字
韓策作鼻

若曰欲使齊
講秦攻皮氏

之事怨秦不
聽必至於用

兵耳故曰是
弗救也此皆

是心照一家
簡語然可以

玩隋法
先後委曲探

揣人情以濟
其說而隱躍

無際使人不
知所竊端

皮氏
汾北想即指

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
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
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
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
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
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
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
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
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

必為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何
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樓子鼻也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
地蓋樓鼻主合楚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翟子強也無公言無如公指樓鼻欲講攻於齊
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也夫魏求救欲講而已
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魏王之懼也見亡以
有亡形而懼也按止也此吾事言此事吾所欲
為也必疾言應之速何故不能
有地於河東言且得皮氏矣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
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

疏快

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不字補

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

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

昭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

只以質為階

二句略作節
秦

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
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
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今
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
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
周與魏也

乘勝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
秦既去則無及耳買首見秦策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
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

形元作刑古
刑形通

効元作郊孫
作効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
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
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
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
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
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
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
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

背元作耳
半元作軍

談何容易

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

懼姚本作懼
瞻元作澹

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瞻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折毀也。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

代元作秦
齊元作韓

簡暢

直叙而有曲致
不合下元衍也字

憂一作瘦

勁肆不可當
正是戰國本色

一本蘇代謂魏王曰

禁一作合魏一作宋

機鋒百轉氣如湧泉

絕有勢

悲字亦自可通

患元作悲劫元

作曰

四必字四又

然疊未亦只是信筆到此

不得不然然亦遂成一章

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

不信疑其善魏也。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相侵虞。故曰：非魏之利。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

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

秦聖謂宋郭之言止此。

東索一作更索

賓即擯

詳伴通讎一作

魏不與秦講則

秦執不能不重

魏權猶執也

捕龍蛇搏虎

豹

勁

文亦淨第鍊

法未盡然非

是不鍊蓋恐

傷其氣故寧

使語粗不令

氣弱

姚本注云而一

作兩

無令無字補

天元作足

有錯誤

使秦盡釋怨于

魏而不敢利魏

反欲安魏者恐

魏不安必致死

于秦也此正前

所謂秦權重魏

戰國策

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

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

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

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毋明熟

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

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

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

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

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令天

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

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

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

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

魏

三

戰國策

三四

珉元從口

扮疑拚字誤

氣甚縱逸

次使之次元作

蘇

燕策蘇代謂焚

天下之秦符上

計破秦其次長

實之皆與此合

此真感不鍊

然却於生硬

處有古意

權元作勸

代文字過蘊秦

一格秦善用實

代善用虛秦所

言者六國之甲

兵形勝而代所

揣摩者秦與六

國之精神

戰國策

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
 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撫吻扮之請焚天下之秦
 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皆
簡健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
 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
 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
 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與王爭得之王謂齊王剛柔皆用者言宋強宋
 弱皆必代之也用此於王用楚伐魏也明孰是

